

母亲为照顾残疾儿上学当宿舍管理员

每天早晨5点半,河北赵县二中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就第一个亮起了灯。他是高二5班今年20岁的常永哲。

无论春夏秋冬,常永哲每天如此。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常永哲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比同学们早一点来到教室,是为了避免他用双手挪动两只脚吃力地上楼梯时,不影响其他学生上楼。

此时,在学生宿舍楼里一间屋子里,常永哲的妈妈常英巧也起床了。为了便于照顾儿子,常英巧陪着儿子读高中,学校也给了她一个学生宿舍楼清扫的差事,每月有350元的收入。

每天把饭送到教室

亲眼见到常永哲才知道,他的残疾在小儿麻痹中很严重,他不是依靠拐杖可以走路的那种,他的两条腿完全用不上哪怕一丁点的力气,离开轮椅,他只有两个行走的方式。

常永哲每天都要用到的第一个行走方式是借助放在轮椅三轮后面的小方凳,常永哲不到50公斤重的身体依靠两只手是完全支撑在方凳上的,靠手挪动方凳行走,两脚不着地,即使着地也用不上力气,帮不上忙。正因为一切全靠两手的

力量支撑全身并挪动方凳,常永哲这样行走上十几米,就会喘得厉害。

所以常永哲更常用的行走方式只能是用两只手搬起两只脚向前挪动,他说这样轻松很多,走累了就直接坐下来休息。常永哲的教室在二楼,他每天上下楼就是靠这种办法。

更多时候,道路允许,常永哲是坐他的轮椅三轮。你很难定义这是轮椅还是三轮,它其实是十几年前常永哲提出上学愿望时,父亲用一辆自行车改装的。它依靠手摇动向前走,后面放着的是常永哲的方凳和书包。

“最难的就是上下楼。”常永哲回答记者说。因此,常永哲尽量减少上下楼的次数,每天的早饭和午饭尽可能是由妈妈送入教室的。只有在夏天,中午有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常永哲才下楼吃饭,并到宿舍里休息一下。更为糟糕的是,常永哲必须少喝水,他在和记者交谈时,嘴唇发干,但他不喝水,因为教学楼上没有厕所,上厕所要下楼,骑上他的轮椅到一百多米外的地方。

即使这样,一天不上厕所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常永哲每天都要上下楼几次。常永哲的班主任刘延忠对记者说:“永哲坐在教室第一排,听课认真,学习也刻苦。你很难相信,他虽是这样的身体条件,但学习成

绩一直在班里前几名。”

1月9日下午下课后,常永哲收拾好书包,等大部分同学下楼后,才用手挪动着双脚缓慢地走出教室。他把书包放在地上,回头尽可能仰起头把教室的门锁好,他有一把钥匙,教室的门几乎每天都是他打开和关上的。钥匙放回书包后,常永哲走向楼梯,然后吃力地一步一步下楼,每一个台阶都要小心。“上楼要更费劲一些。”他抬起头对记者说。

常永哲的轮椅三轮和方凳就在楼梯下面,要登上三轮同样很吃力,如果没有人碰巧搀扶,常永哲说要很费周折,搞不好会摔倒。但多数情况下,会有学生扶他一下。别的同学都到食堂吃饭去了,常永哲蹬着自己的代步工具走向宿舍,在那里,他的妈妈给他准备了晚饭。

为照顾儿子做宿舍管理员

常英巧不到50岁,但看上去有些老,他是学生宿舍楼的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我这头发,在他小时候给他治病时就白了,那时候我才30多岁。”她说。

2007年,儿子初中毕业,县里几家高中都不肯收。赵县二中距离常英巧家最近,常英巧就三番五次到学校,恳求收下自己的儿子。最后学校不仅收下了常永哲,还免除了他的

费用。更重要的是,常英巧从校长那得知,开学时自己可以和儿子一起来学校,做宿舍楼管理员,这样方便照顾常永哲,还可以有一份收入。

常英巧从此开始了陪儿子读书。男生宿舍楼有600多名学生,常英巧每天清扫一遍楼道需要两个小时,每天上下午清扫两遍。“有时候学生半夜敲门,让开宿舍楼的门到外面上厕所,我都听不到,实在太累了。”常英巧说。

常英巧每天给儿子做好饭,送到教室。

每月350元的收入常常被花得所剩无几,但常英巧还是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知足,是因为我儿子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前几名,好几个老师都告诉我,永哲学习踏实、认真。对我来说,还不都为了儿子吗?只要儿子学习好,我就知足。”

求学渗透妈妈的心血

一开口说起儿子,常英巧就禁不住落泪。儿子出生三个月后高烧,并被误诊。不久到省城一家医院,医生说孩子得了脊髓灰质炎。常英巧疑惑地问了声:啥?大夫紧接着说:就是小儿麻痹。

常英巧带着孩子求医5年,逐渐接受了孩子残疾的现实。“要是搁现在,这样的病不是就能治好了?”“现在的孩子,都打这种病的疫苗。”记者回答。

常英巧总是固执地认为,是自己错过了给孩子治病的机会。所以,在常永哲9岁那年提出要和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时,常英巧答应下来。从9岁上学到现在,常永哲11年求学之路,无不渗透着常英巧的心血。

从小学6年级开始,常永哲出村到三公里外的乡镇上学。别小看这三公里,常英巧几乎每天都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上绳子,带着常永哲的轮椅三轮,接送他上学。“有年秋天刮大风,早晨7点多去上学,妈妈在前面怎么也蹬不动自行车,后来不得不下车推着走。我看着她的身影,头发吹得乱乱的,心里很难受。”常永哲说。

有时候,常英巧忙农活不去接送,常永哲就自己手摇轮椅去上学,“下雨、下雪,他都要去学校,没有雨披,就被一个化肥的袋子。”常英巧说。

初中的学校没有食堂,常英巧每天给孩子送午饭。有一次雨下得很大,常英巧怎么也没法出门,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把午饭送到学校,“到那才知道,他在就近的同学家吃过午饭了。”

母子俩承诺永远不放弃

“你有没有想放弃过孩子,不让他再上学了?”记者问。

“有时候真不想让他上了,大人孩子都受罪。”“在农村,这样的小儿麻痹患

者极少有上学读书的,更没有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又上高中的。”常英巧说,很多人劝过她,为了一个残疾孩子,不值得。常英巧有时也搞不清值不值得,但她承诺:“高中毕业后,无论是大学还是技校,只要孩子能考上,人家学校接收,我当妈妈的就一定支持他。只要他不放弃自己,我就不会放弃他,我还陪着他上学。”

常永哲会不会放弃自己?20岁的常永哲面对记者并不善言谈,他对自己高中毕业后的未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但他告诉记者:“我不能因为残疾就放弃去争取。”

班主任刘延忠拿出一份常永哲的作文《梦想阳光》,其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的: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我正常行走的功能。艰难蹒跚的步履,扭曲的身躯,使我失去了一个健全的体魄。靠施舍而活不是我谋生的准则。为了坚强地活下去,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重新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自己的生命、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活着有时比死还难,只有胆小的人,才逃避活着,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面对苦难,我要放声大笑,苦难你永远也打不败我,我要战胜你,我要成为我自己的英雄!

据《燕赵晚报》

“一分钟谋杀”:吃醋丈夫导乌龙命案

2007年11月26日傍晚,辽宁省开原市公安局大门口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凶杀案,整个作案过程不过短短的一分十秒,造成了一死一伤的后果。路边的监控录像显示,凶手是个大个子。然而,警方调查后惊奇地发现,受害人既非死于仇杀,也不是死于情杀,这桩血案背后竟是一个黑色幽默……



犯罪嫌疑人张学柏

录像锁影 神秘人公安局门前酿血案

2007年11月26日,辽宁开原市繁华的步行街上,市公安局的门口。晚上6点49分,一辆白色本田车由北向南开了过来,停在一棵树旁边的路灯下,一个穿黑色外套的男子从副驾座上钻了出来,站在街对面四处张望后,又回到了车的后排座,车上的司机始终没有露面。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晚7点6分18秒,一个高个儿男子突然从树下出现,他绕过本田车,直接打开了车的前门,似乎和司机在交谈什么。十几秒钟之后,高个男子又绕到车后,而司机则从车上快速地跳了下来,跑到了车的前面,车内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似乎也匆忙下了车,在他身后,高个男子紧追而来,两个人在街对面扭打了起来……很快,高个男子逃离了现场,黑衣男子又回到了车里,司机也回到了车里,由黑衣男子开车匆匆离去。此时,监控录像上显示的时间是7点7分28秒。

从7点6分18秒到7点7分28秒,只有一分十秒的时间,一切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街道上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19点45分,开原市公安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称有人在公安局门口遭到袭击,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值班民警和法医立刻前往

报案人所说的医院,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报案人却早已离去,而他所说的被害男子已经死亡了。民警们又快速赶回了案发现场,期望第一时间在案发现场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个现场就在离公安局门口不到50米的地方。

此时,白天繁华的步行街已经异常冷清,除此之外,地面上还有斑斑的血迹,在公安局门口有一道喷溅血迹。根据这道喷溅血迹,民警们判断被害者当时心脏肯定破裂了,加上躯体上其他关键部位的刀伤,民警们判断行凶者是刀刀致命。

报案者为什么报案之后要丢下死者离开医院呢?此刻除谈什么。十几秒钟之后,高个男子又绕到车后,而司机则从车上快速地跳了下来,跑到了车的前面,车内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似乎也匆忙下了车,在他身后,高个男子紧追而来,两个人在街对面扭打了起来……很快,高个男子逃离了现场,黑衣男子又回到了车里,司机也回到了车里,由黑衣男子开车匆匆离去。此时,监控录像上显示的时间是7点7分28秒。

这实在是一桩有着太多悬疑的案件,这两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在公安局的门口停车,他们在等什么,受了轻伤的黑衣男子又为什么要丢下死者在报警之后逃离医院呢?从下手的轻重程度来看,行凶者似乎对本田车的司机怀有深仇大恨。而他追杀黑衣男子的行为又具有典型的杀人灭口的特征。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酿成了这幕惨剧呢?

此刻留在监控录像中的只有一辆白色本田车,它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当民警们调出车主照片的时候,一下子

就认出了这个人,一个常打打杀杀,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民警们的侦查方向马上清晰了起来,认为死者就是被仇人报复所杀。

可是随着报案人的出现,刑警们这才意识到案情远不是那样简单。

一波三折 居民楼里现端倪

监控录像中的那辆本田车的车主,也就是死者,是当地一个叫龚维风的男子。

刑警:“他有三次以上的前科,就是个混混。给我们第一感觉,他得罪的人太多,不是报复杀人?”

于是警方便围绕着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然而顺着这样的思路,侦破工作很快便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因为限定的重点嫌疑人都任在外地。不过,经验丰富的刑警们认为,仇杀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雇凶杀人。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后,这个判断也被推翻了。

这个时候刑警们又做了一番分析,案件发生的时候,现场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凶手,另外两个人一死一逃。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要找到那个逃过一劫的受伤者了,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案件当中的那名受伤者老陈,还真给刑警队打来了电话。老陈说,当天晚上他和死者一起约了一名朋友吃晚饭,按照约定的时间,晚上快到7点

的时候,他们开着车赶到了事先说好的地点。老陈见朋友还没有到,于是就下车抽了根烟,天太冷了,他又返回车内,在后座上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当惨剧发生时,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在恍惚之间看到行凶者拿刀砍向了司机座上的龚维风。龚维风边躲边闪跳下了车,这个时候,行凶者又转向了老陈,他吓得急忙从车里逃了出来,慌乱当中,他手里拿着的外套,把自己还绊了一跤,也幸亏这一跤,他就势踢倒了追来的凶手,一阵搏斗之后,凶手不能得手,便转身逃走了。这之后,老陈连忙带着受伤的龚维风去了医院。

既然是老陈开车把龚维风送到医院的,那为什么龚维风在抢救的时候,他却离开医院了呢?老陈说他当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直到得知警察在调查这个案件后,他才敢打电话。老陈讲,他根本不认识那个持刀的男子,当天由于天太黑了,也没有看清楚凶手的长相,不过他清醒地记得,凶手当时似乎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样一来,这起案件又有点接近于情杀了。

刑警:“我们在后期调查当中发现,龚维风虽然在社会上打打杀杀的,但是他对女人不是很偏,还挺专一。”

案件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这时候,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用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从头做起。事情虽然在瞬间发生,街道上恰好也没有旁人经过,但是这么一个大大子的凶手不可能真是从天而降吧?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经过民警们对几百米内的所有楼区,整条街上所有的路人进行走访,在排查了几天之后,终于出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许多群众不约而同地反映:案发时,张家夫妻正在现场附近吵架。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民警们找到被害者家属,详细了解这对夫妻情况的时候,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这对夫妻竟然和被害者没有一丁点的瓜葛!

峰回路转

吃醋丈夫导演乌龙命案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就在这个时候,警方得到一条宝贵的线索:案件发生后不久,一个大高个男人从公安局对面的胡同里走出来。办案人员立刻联想到凶手是个大个子的特征,急忙比对高个男人从胡同出来的时间和凶手从树后闪出来的时间,竟然吻合。而他走出来的位置也正好符合凶手从马路对面直奔受害人的行经路线。民警们立刻对胡同里的住户进行逐户排查,当查到张学柏家时发现家里没人。邻居们反映,说这房子里住着一个大个子男人和他的妻子。这时,民警们突然想到,这个张学柏不正是当时案发时吵架的那对夫妻吗?

民警们开始寻找他们一切可能的落脚点。就在这个时候,张学柏的妻子陈莹居然出现了。她深夜返回原来的住处,是打算搬家。当时陈莹已怀孕,深更半夜,为何一个孕妇独自跑过来搬家?就在这个时候,民警们得知,陈莹第二天要到山东。于是,办案民警乔装打扮,一路跟着陈莹上了开往山东的客车。果然,在济南抓住了张学柏。

通过审讯,张学柏对杀害龚维风一事供认不讳。可他为什么要杀死跟他素不相识的龚维风呢?民警询问他时,他的回答让人一头雾水。

张学柏:“我杀他,是因为我老婆怀孕了……”

龚维风跟张家两口子毫无瓜葛,那陈莹的怀孕又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事实上,这事跟龚维风没扯上关系,倒是跟“凑巧”扯上了关系。原来,张学柏和陈莹是半路夫妻,两人都有孩子。结婚之初,夫妻二人关系还算和谐,不过陈莹天性活泼,爱在社会上结交朋友。而张学柏虽然个子大,但心眼却出奇的小,总怀疑妻子在外面有别的男人。得知陈莹怀孕后,生性内向的他非常苦闷,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甚至跟妻子

提出去做DNA鉴定。为此,夫妻二人频频发生争执。

26日那天,张学柏和陈莹因为孩子的学费问题又发生了争吵。下午4点,陈莹的一个女朋友过来看他们,3个人喝起酒来。3人从下午4点喝到晚上7点,心情苦闷的张学柏一口气喝下一斤白酒,还喝了几瓶啤酒。天黑了,他们送走了朋友,就回到了家。此时,与人约好吃饭的龚维风和老陈,正好把车停在了步行街。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候,张学柏听到妻子的电话响了。

办案人员:“他(张学柏)隐隐约约听到妻子说,你不用上来了。”

多疑的张学柏立刻认定,一定是妻子的情人打过来的。他伸着脖子往楼下一看,一辆白色的小车停在下面,车灯还在闪着。他认定,这车就是过来接妻子的,车上坐的肯定是妻子的情人。顿时,他从心头火起,恶向胆边生,从厨房抽出把菜刀冲下楼,径直奔向那辆白色的本田车。他向驾驶座上的龚维风问了一句话,“你认识陈莹吗?”龚维风摇下车窗回答说“不认识”。

这个时候,怒气冲天的张学柏哪里还听得进,他认定龚维风在骗他,反而更刺激了他。于是,他掏出菜刀砍过去。

民警:“刀刀都奔致命的地方去,最后一刀扎在心脏上了。”事后,张学柏称,自己喝多了酒,什么都不知道,错手误杀了龚。那么,张学柏是否属于过失杀人,他能否免除刑事责任?

对此,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认为过失杀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过于自信;一种是疏忽大意。而张学柏显然是明确要杀这个人。虽然他错误判断龚维风为妻子的情人,但他杀这个人的动机原来就存在。

这真是个带着血腥味的黑色幽默,张学柏不信任妻子,疑神疑鬼,捕风捉影,最终让无辜之人命丧黄泉。而他,也将接受法律的惩罚! 据《楚天金报》